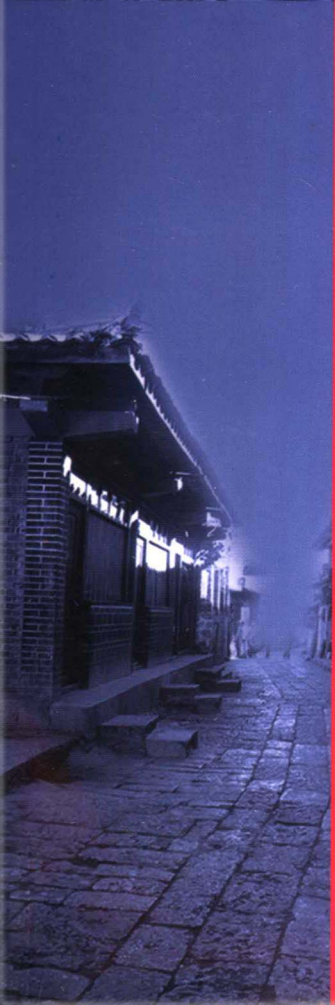




丽江岁月 与海外萍踪

杨福泉散文选

杨福泉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丽江岁月 与海外萍踪

杨福泉散文选

杨福泉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丽江岁月与海外萍踪：杨福泉散文/杨福泉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5
ISBN 7-222-04729-8

I. 丽... II. 杨...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1569 号

责任编辑：朱 原
装帧设计：张力山
责任印制：段金华

书 名	丽江岁月和海外萍踪——杨福泉散文选
作 者	杨福泉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ynrm.peoplespace.net
E - 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8.5
字 数	240 千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
印 刷	云南国防印刷厂
书 号	ISBN 7-222-04729-8
定 价	16.00 元

尊敬的读者：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邮购)

目 录

第一辑

读故土/1

圣山与情山/6

雪山第一村/10

礼敬大自然的玉龙村/13

静静的文海/16

虎跳峡之夜/19

丽江热土大具随笔/21

“茶马古道”古镇丽江古城忆旧/24

古城新事/41

束河村纪事/46

“美女之乡”塔城之行/60

江山奇迹石头城/66

千年本波的心灵之旅

——在“茶马古道”上寻访东巴的历史足迹/75

走进西藏古镇盐井/88

陶然于乐舞中的纳西人/94

深山寒弦声/95

山野里的音乐/97

感动我心灵的负重山民/98

母语和我/100

第二辑

沈从文留在玉龙雪山的惆怅/106

吴冠中月夜画玉龙/110

李霖灿埋发玉龙雪山/114

海天远隔的高山流水之情

——李霖灿教授《艺术欣赏与人生》再版序言/119

解脱林前思霞客/121

探访“木天王”的遁世处/124

回忆几位老东巴/127

怀念两个东巴老人/129

从东巴到著名学者

——怀念和志武研究员/131

怀念和万宝阿老

——写在和万宝逝世9周年之际/133

回忆方国瑜教授/137

心如灵珠气如兰

——回忆赵银棠老师/140

沉静的跋涉者

——纳西族画家木基新小记/144

清秋寒雪葬画魂/145
古城回族画家哈三/146
“茶马古道”藏客李达三印象/148
纳西僧人孙诺小记/150
纳西人黄乃镇与木府/158
八年鸽友“阿老乖”/167
我与洛克博士的隔世缘/171
一个痴迷于纳西学的德国教授/179
伤怀泸沽湖/181
西柏林国立图书馆之行/186
柏林墙下/190
大自然的谐趣
——联邦德国见闻/192
在世界的那一边
——联邦德国青年生活散记/196
欧洲街头音乐印象/201
卢浮宫小记/203
月夜，在塞纳河畔/204
巴黎埃菲尔铁塔巡礼/207
友善和热爱“大地母亲”的民族/210
为濒危的民族传统文化而奋斗的酋长们/211
印第安人的精神领袖——长老/214

第三辑

印第安人的部落集会/216
大马哈鱼的乡恋和殉身/217
圣谷/219
茫茫大海中的艺术之岛/220
大地的歌者/221
北美印第安文化的悲欢与启示/223
昆明的姐妹城——苏黎世/226
记在瑞士举行的国外首次纳西东巴文化展/233
在诺贝尔的故乡邂逅东巴经典/237
斯德哥尔摩老城印象/241
我眼中丹麦美人鱼的忧伤/243
埃及游历三篇/244
走进“没有墙和门的博物馆”
——意大利乡村生态博物馆的启示/249
在威尼斯/253
美国西部露营之旅/255
记纳西族东巴艺术展在美国/261
东巴在美国校园里与大自然的对话/264

第一辑 故园写真

读故土

我是一个生长于丽江古城的纳西人，是一个已离开故乡多年的游子，十多年来又无数次走向故乡的田野，一颗漂泊的心，一次次地去重新依傍故乡的雪山和炊烟，为的是寻找祖先的灵魂，品味故土的风、故土的云和故土的人，解读故土的旧梦今情。

我的家乡丽江——这个昔日“纳西古王国”的首府，位于青藏高原与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喜马拉雅山东坡横断山脉的万重山峦中，是喜马拉雅周边文化带的文明重镇。“明月万古雪，清气满乾坤”，那座海拔 5596 米的纳西神山——玉龙雪山，用它每天的寒凉清爽之气，化育出“纳西古国”的一派空灵，一片吉祥。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在古城和山野里度过，无论我在远方或回归故土，无论我漂泊在世路的哪一站，一缕来自玉龙山的白雪之音，总是萦绕在我的心头，点化着我的灵魂。

我走出丽江古城观世界，心有领悟后又无数次返回故土的田野，来解读生活在这座大雪山下的故乡人的心灵和无数的文化之谜，逐渐心领神会故乡大江深峡的神奇和精神，探求它的深沉内蕴。长年走在故土的田野寻觅和思索，使我看到了无数已经埋葬在这雪域的风尘旧梦，和那仍然飘扬在这片高原上的灼热而清纯的歌与诗，心已经逐渐

靠近了这片古老土地的灵魂，倾听到了故土大地的声音。

回想过去，虽然 20 来年天天栖息在故土的怀抱，但对故土的认识是朦胧、混沌而粗浅的。我在小学和中学里受的是汉文化教育，读的都是汉文书籍，那时，在学校里没有什么人谈论边地文化，更无从谈起纳西文化，谈起“文化人”，故乡很多人津津乐道的只是那些在历代的科举考试中金榜扬名的举人秀才。平时的语文课，我们只背唐诗宋词元曲或现代汉语的散文诗歌等，只谈论那些古往今来无数用汉文写作的骚人墨客；历史课上，我们读到不少历代王朝的盛衰，帝王将相的继替和中原文明的演变，而对生活在中国广袤边地的少数民族的历史却一无所知。

在学校的课程和课外的阅读中，故土的文化在书籍中是一片空白，但乡间的农人、古城的市民，山间的野老以及我的祖父祖母、母亲等给我讲的很多故事，却大多是故土种种神奇的秘密和激动人心的传奇；而平时耳濡目染的故乡人的生活中，则上演着那一幕幕平常而又生气勃勃，充满人生的悲欢哀乐、生死歌哭的故事。

我的母语对我有着那么一种无法用其他语言取代的魅力和魔力，至今我虽然也时时讲着汉语，不时讲着外语，但最情牵意系，觉得与自己血肉相连的还是自己的母语。童年少年在故乡的经历是我日后痴迷于故乡的田野，探纳西古国之谜，解读故土、歌吟故土的悲欢哀乐的最原始动因。但如果没有后来一些师长的陶冶引导，也不会无数次走回故土的田野来拾取那被遗忘的纳西古国的故事和诗情，来寻找那无数纳西祖先的灵魂。

20 世纪 70 年代末，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我考进大学中文系，拥一团青春的浪漫情怀，怀一片想当文学家的梦幻，压根没有想到日后会走一条常与大江深峡为伴，常以田野为家的民族学探索之路。

在大学的茫茫书海中，我第一次惊奇地接触到了不少学者在过去写的种种民族田野调查资料，其中有不少是关于纳西族的。虽然描述一般都比较粗糙，但已使我领略到故乡有趣而神秘的风情民俗，而我对其中的很多却竟是茫然无知。我在选修民族民间文学课时读到了历史学大师、纳西学者方国瑜先生的《麽些民族考》和西方学者洛克

(J. F. Rock) 著的《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油印译本、李霖灿先生著《麽些象形文、标音文字字典》的石印本等，一次次地惊讶于自己民族丰富博大的文化和历史，也为自己身为纳西人，但对本民族历史、宗教、社会、文字、民俗等所知甚少而感到汗颜。同时，书海里很多触目皆是的中国封建时代的汉文史书对中国边地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那种蔑视而无知的描写，甚至频频地用表示兽类的犬旁标志少数民族的作法也使我感到愕然和愤怒。

于是，我怀着青年的勇气和忐忑之心，叩开了历史学大师方国瑜和著名纳西族语言文字学专家和志武先生这两位来自故土的尊长之家门，向这两位尊敬的师长求教，并选修语言文字学、宗教学、民间文学等课程，埋首于过去很多未曾涉猎的民族学书籍中，为解读故土和民族文化之谜打基础。于是，我走出了单纯的文学青年之梦，步入艰深的探研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语言文字学之迷宫。

20 世纪 80 年代初，国门初开，有缘与万里迢迢来与方国瑜、和志武等先生进行有关纳西学学术交流的日耳曼学人雅纳特(K. L. Janert)教授两次探学于昆明，促成了 4 年的德国之旅。这位洛克博士唯一学生的日耳曼学者那种对纳西族语言、文化的痴迷劲和一往情深，以及他对我讲述的洛克博士研究纳西学的故事对我的影响和感染很大，同时，也为自己因田野考察的欠缺而未能从更广更深的角度来透视故土文化而感遗憾，深感一个民族学家的根和生命就在故土，心里急于要重新走在故乡的田野上，重新细读故土。

因此，与雅纳特教授在兰茵河畔的科隆大学一起完成了“德国亚洲研究文丛”第七种“纳西研究系列”后，我便无心恋异国繁华，回到母亲之邦，开始了我走向故土田野，解读故土之谜的漫漫旅程。

虽然读大学前我在生我养我的这块土地上生活了 22 年，在农村和工厂生活了 4 年，读大学期间也每年回乡进行一些田野调查，但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学者开始田野调查，则是在我回国后的 1988 年。

十多年过去，我走遍了故乡（丽江）的大部分地区，也走访了四川、西藏和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不少纳西人的聚居区，无论是在荒村野岭，大江深峡，还是在古城小镇、深山古刹、林莽木屋，对我来

讲都无异于是一个新的天宽地阔的大课堂，我所寻访的东巴祭司、桑尼（帕）巫师、活佛、僧人、歌手、猎人、工匠、村夫农妇、村寨长老、山村教师、古城遗老乃至乡村儿童等等，都成为我的老师，是他们重新教给我那么多故土的知识，这种种的知识是那么丰厚博大，很多是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是我无法在书斋和课堂上学到的。

且不说那东巴祭司和桑尼巫师向我讲授的种种天地洪荒、鬼神精灵、天文地理之奥秘，高僧向我讲授的宗教玄理，人生奥义，村寨长老和歌手对我唱的那清纯自然而含幽幽古意的民歌，令人眼花缭乱的民俗规矩、村寨的来龙去脉等，我记得仅仅在虎跳峡山村听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历数当地山中的野果之名，一气说了数十种，我听得惊异不已。这大江深峡中无所不在的乡野知识常常深深地把我慑服。

高山大江中，蕴藏着多少撷取不尽的智慧与知识。而这种种深藏田野中的民间知识、平民知识，在过去常常被封建统治者和士大夫们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鄙陋”之物。

乡野民众的知识充实了我人生的智慧行囊，而山野中那无所不在的质朴淳厚的人情，山民百姓的平常心，那失落在城市而更多地留存在原野的“天人和諧”之音，常常像一团烈火，一股清风般燃烧和涤荡抚慰着我的心灵。我在山野中感受到纳西人旷古无双的绝世悲情和人类的至情至爱，心灵融进那一个个与“摩登时代”的绮靡浮华格格不入的古老的故事中。常言说男儿有泪不轻弹，而当我听乡村老妪老叟讲述那一个个随风飘逝的纳西人的殉情故事和诗篇时，却一次次悄悄地泪洒清风明月。

故土“最后的一代东巴大师”怀着要把自己知道的纳西古国文化之谜说给后人的殷殷之情，在月色星光下和火塘边向我讲述天地山川、神人鬼怪的悲欢离合故事，讲述这一片古老土地的种种奥秘；以致耄耋之年的老歌手向我娓娓叙说纳西人过去在人生的劳苦酸辛中以歌舞诗化人生意境的故事，用他们那已经苍老但仍然燃烧着生命之火的声音向我唱一曲曲古歌。多少次，我与他（她）们相约在山村：来日再教我这个来自远方的学生学习和解读他们的经典、他们的歌声和生活，而当我一次次如约再赴深山或隔几年再返故地时，往往使我悲

怆不已的是一个老东巴、一个个老歌手都已溘然长逝。山水依旧，田园依旧，老屋依旧，而人已无踪！

20年来，我在所写的十多本书中记下了那一个个难忘的人和事，同时，也记下我行走在故土山水田园间的心路历程。从我留在故土田野的一个个脚印中，读者能从中理会到其中有笑语欢声，也有那苦语悲音。

纳西人有举世瞩目的本土文明史，也以博采众长的多元文化在边疆民族中独树一帜，因此，我通过纪录自己田野考察的印迹，串起一个个故事，一个个人物，包括蔓草荒烟中的纳西王室、小城旧事、残阳落照中的祭司、女巫、老僧以及歌手、民间丹青妙手、一代巨商以及普通的农夫村姑那一个个平常而意味隽永的故事。

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故土很多难忘的古风古俗已经永远地消逝或正在消逝，我的书中所记录的一些陈年旧事，也是我对随风而去的文明的凭吊。

我也以这本小书^①纪念那些我曾与之有缘相逢在山村，或邂逅在小城，如今却已骑鹤离我远去的山野师友们，假如有来世和另一“世外灵界”，我希望我们来日再相逢，重续这“纳西古国”的一片千古不断缘，百世不了情。

我已经在故乡的田野上断断续续跋涉了十几年，我还将不断地走下去，用自己的心和灵魂苦读这片土地，读懂这片土地，热望能将我的血肉和灵魂，深深地融进这片神奇的土地。

原载《云南日报》1999年8月9日

^① 此处指笔者的纪实散文长卷《寻找祖先的灵魂——重返纳西古王国》，台湾大地地理文化科技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版。

圣山与情山

茫茫人世间，数不清有多少的雪山冰峰、高山大岭。然而，像丽江玉龙雪山这样既是一座神山，是一个民族之神的化身，又曾是无数殉情的情侣将青春生命融在其中，将他们的心与魂魄埋在白雪间，将这座山视为生命归宿地的“情山”，则可能举世罕见。

在漫漫岁月中，这座圣山与情山铸造着纳西人的心灵，陶冶着纳西人的精神，也记下了纳西古王国的美丽和清纯，记下了纳西人在茫茫人世上的温馨快乐和绝世悲情。生生死死，永生永世，玉龙山都在纳西人的心灵中，无论是生与死，无论世路千里万里，他们的心和灵魂，最终都要回归于这白雪茫茫的净土。

这山的风蕴天地清音，这山的雪拥一片天籁。飞瀑流霞，幻化千年旧梦；古泉泻韵，弹奏灵静清音。晴日白昼，凝眸遥望银装素裹的雪山，一道寒凉，一股清气，使人耳清目明，神爽气朗；静夜风清，一轮寒月，在雪峰间游移，凝视人间，星光在山巅如天外神灯闪烁。那一片冰心雪魄，常常使人心静如水，忘却红尘的喧嚣纷争，忘却人生的忧伤悲怆。

玉龙雪山是纳西人的神山，爱情的圣山，是他们生命的灵都。

1723年，清朝在丽江实行“改土归流”，在施行不少有益于当地经济和教育发展的措施的同时，也极端地实施“以夏变夷”的大民族文化沙文主义，蔑视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自此，在“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和包办婚姻的重压下，成千上万纳西族的年轻情侣沿袭了本族历史上刚直勇厉、崇勇尚武、重情义、“不畏死”的民风，“宁为玉碎，不作瓦全”，以自己年轻的生命去殉爱情的理想，对封建包办婚姻制度以死相抗。迄至20世纪40年代末，无以数计的纳西情侣殉情而死。

冰清玉洁的玉龙山作为纳西人心灵和精神的寄托，与当时那充满痛苦和非人性残酷因素的社会形成强烈的对比，给苦难的情侣们带去心灵的慰藉，它被纳西殉情者们视为青春生命和爱情的归宿，殉情者

认为，在这座雪山有一个美丽绝伦的灵域净土“雾路游翠郭”（一般译为“玉龙第三国”），是三个称为“郭”的高山之地，为后人意译为玉龙第一、第二、第三国。在民间殉情调中说，第一国里有苍蝇蚊子；第二国里没有青草树林和山泉；第三国则是草深林密，群兽毕集，有飞瀑流泉的自然乐土，那儿有一对情侣，女的叫游祖阿主，男的叫构突西谷，他们骑着红虎和白鹿，弹着口弦和竹笛，率领着无数的飞禽走兽，在云和风中不停地呼唤着人世上悲苦难脱的有情人。相传痴心相爱的情人在那里以云霓为被，彩霞织衣；红虎当座骑，白鹿当耕牛；情侣在那里永生永世不分离，生命在那里永远年轻。

无数的纳西少男少女以自己的青春生命在这雪乡书写了举世罕见的情殇史，把众多凄怆哀婉、悲风泣月的至情绝唱留在人间，于是，丽江这个“纳西古王国”就又有了一个举世无双的凄艳悲婉之名——“世界殉情之都”。

我从小生长在这座大雪山下，在我的青少年时代，殉情这一神秘的人间悲剧那种种的传说和那些人们既忌讳而又倾心喜爱的殉情文学作品就摇撼过我年轻的心灵。每天，眼前这一座卓立天外、雪光闪烁的高山常常使我遐想那个缥缈云雾中的神秘幻境。读大学时，曾同几个青春气盛的朋友怀着一腔好奇神秘的心情登上雪山，想一窥这吸引了无数青春生命向往的灵域真面目，但见满眼奇峰深谷，森森古树，萧萧清风，莹莹白雪，寂寂山花，寒涧流泉，翠鸟绿禽，与风同歌。置身其中，宛如隔世。在此后十几年的岁月风雨中，我浪迹萍踪于故土的山野林莽，高原河谷中的村村寨寨，寻东巴古风，探殉情奇谜，拾得不少纳西情殇史的悲风哀韵，很多“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的故事。

过去，玉龙雪山是一座殉情圣域，在山中，到处都有与殉情密切相关的地方。每当我寻访至玉龙山神秘的殉情地时，我恍然觉得过去无数纳西情侣那凄苦悲艳的往事旧情还在我的周遭流连，从这里的每一棵树、每一片叶子、每一棵草、每一声鸟鸣、刮过的每一阵风中，似乎都感受到一种特定社会环境中山民人生的悲怆苍凉和与尘世浮华大相径庭的人生痴情梦幻。

云杉坪是玉龙山中的一个著名殉情地，我在 1989 年首次到云杉坪，当时这个美丽的深山草甸深藏在雪山怀抱，没有几个人来探寻这一片美丽的殉情者的灵魂安息之地。从下面的公路上走到那里要爬很远的一段山路，穿过密密的原始森林。云杉坪非常寂静，芳草萋萋，只闻其声、不见其容的鸟在风中吟着人们不知的歌调。雪峰上那有点微微泛绿的莹莹白雪映着森森千年云杉树，使我想起东巴经和民间经常提到的一些殉情之地的名称，如“里刷游高拉”（意为“长着高大云杉的殉情者游逛之地”），“郭辽科咪游果堆”（意为“能听见白鹤长唳的殉情者游玩之地”），“拉辽愣咪游果堆”（意为“听得见老虎在吼叫的殉情者游玩之地”），“居刷阿补路愣咪游果堆”（意为“听得见高山回音的殉情者漫游之地”）。我觉得云杉坪有着所有这些殉情之地的特征。

云杉坪的大草坪从雪峰脚下如一扇巨屏般展开，草坪周围是青苍色的茫茫云杉林，云杉林上面是连绵的万仞雪峰绝壁，上面真是积玉堆琼，清凉世界，有点微微泛绿的莹莹白雪映着苍苍千年云杉树，白雪、蓝天、绿树和云杉坪那一大片初春呈苍黄色，夏天则一片绿茵的草，那刮过雪原春寒料峭的山风，那森林中的虫鸣鸟吟，构成一个充满自然与人生玄机深意的秘境。

这个海拔 3261（一说 3240）米的雪山草甸的纳西原名是“达饶郭”，意为“地神下降的草甸”。纳西人认为天神是男性，地神是女性，纳西人的祭天最早是祭本族的母系祖先。相传“雾路游翠郭”这雪山爱情理想国之主也是女性，纳西人传说中第一个殉情者也是女性。我想，这里提到的地神与爱神可能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她们都与纳西人生命长相依傍和灵魂最终回归的高山、森林、草场有血肉相连的关系，是大地的母亲和精灵。

在这个静谧的雪山腹地森林草场里，在 20 世纪 50 年代之前发生过多起群体殉情的悲剧。有一次，有 10 对情侣骑着装扮一新的马到这个人迹罕至的美丽草甸殉情，在此搭起“殉情之房”，尽情欢乐 7 天后才自缢而死，那些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马则寻路跑出草甸，人们发现后才寻找到此。我在附近白沙乡作田野调查时，多次听说殉情者喜

欢到这个“达饶郭”来结束他们的尘世生命。村里的老人和牧人叮嘱我到这个地方不要吹口哨，否则会引来风中的殉情精灵。

如今的云杉坪已是一个索道飞渡、栈道通幽的旅游胜地，游人极容易到达这里。我曾对一些似乎与玉龙山真正有缘的旅人说：来到这个无数殉情之灵安息的地方，心静，意静，是得这灵地真趣，参悟这圣域之美的真谛。叫自己的心灵安静，聆听一下大山和森林的声音，品味这个地神下降的高山草甸那种旷世的凄美，试着以自己的心听一听那大山之魂的歌声，大地精灵的絮语。我认为一味在此劲歌狂舞，大呼小叫，可读不出这座神山、情山的深幽意蕴和精神。

位于玉龙雪山怀抱中的玉湖村和文海村是我多年的一个调查点，在玉湖村后面的雪山上，有一个草场，叫“雾路花冷嘣”，此地则位于文海村的东北面，在文海湖边可以远眺这个神秘的地方。“雾路花冷嘣”也是一个远近著名的“游舞丹”。不管刮多大的风，这里是一个风吹不到的地方。往西可以看到气势磅礴、深不可测的金沙江峡谷，往东可见到美丽的丽江坝和连绵起伏的群山。在这个高山草甸上有一潭水，纳西语叫“子考湖”，相传这是玉龙雪山上唯一的湖，当夏天湖水满时，水溢出来，在悬崖上形成壮观的飞瀑。很多殉情的青年男女喜欢到“花冷嘣”来，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旅行者经过这个地方，都禁忌唱山歌和弹口弦。人们认为一唱调子和弹口弦，殉情鬼首领游祖阿主会把他们的魂摄走。如果旅行者是青年男女，游祖阿主会诱惑他们殉情而投奔她。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当地青年男女在每年阴历六七月间选择一天，互相邀约，到此祭拜殉情始祖和爱神游祖阿主，在那儿竖起象征这位女神的木偶，青年男女把拴着一块白布的竹竿插在木偶旁边，献上酒食供品。然后大家围坐一起弹口弦、吟唱殉情调“游悲”，临走时在那儿留下他们的口弦、竹笛等，抓一把雪茶，带一块石头留作纪念，希望得到爱神和殉情精灵们对他们爱情生活的赐福。有些上年纪的人过去在那里还经常见到口弦、竹笛等殉情者或祭祀殉情女神者留下的物件。在那些苦难的岁月，来到这个祭爱神之地殉情的悲苦情侣也不少，有的口弦和竹笛即是他们“雍容盛装”、“含笑赴死”后留在人间的爱情信物。他们的青春生命随风飘

逝，而这简朴的爱情信物和那凄切哀艳的爱情悲歌却长留在这山野雪岭，被凄风冷雨融进高山纯净的青草野花中，化作一片山野的魂。

在这凝结着人类至情至义的圣山面前，在这无言地倾其所有为人造福的母亲山面前，我洒一掬愧疚的清泪，为了她如今默默无言地承载的重负，为了祈求上苍能留住她永恒的美丽和圣洁。

写于1999年

雪山第一村

丽江山野多名村名镇，堪称“雪山第一村”的玉湖即其中之一。

玉龙雪山麓有湖如玉，皑皑雪峰倒映湖中，恍如缥缈梦境，形成著名的丽江雪山十二景之一：玉湖倒影。相传纳西王木土司为防湖水渗漏，曾置玉壶于湖中心。过去木土司在湖畔筑避暑夏宫、玉龙书院，建养鹿场。玉湖村最早的居民即是为木家护宫养鹿的人。玉湖湖畔草场万顷，春夏草长莺飞，野花万点闪烁其中，牛铃叮咚，牧人作歌。深秋严冬，牧场草黄，湖中大片芦苇随风起伏，瑟瑟响如一片悲秋琴弦，一派苍茫寒凉景象。我多次在暮秋初冬时节访玉湖，颇有心绪苍凉之感。

游玉湖，必引发一段怅惘思古之幽情，因玉湖埋葬着纳西王室一个凄惨哀怨的故事。我在玉湖村收集到的传说之一，木土司的公主远嫁外邦“伯”部落王子，王子图谋夺取岳父丰饶之领地，而爱夫笃深的公主则助夫策划。但其计划被木土司派去的特使察觉，派灵犬回来报信，木土司伏重兵于玉龙雪山麓黑白水峡谷及白沙。来攻打丽江的“伯”部落兵马全军覆没于此，王子阵亡，随军远征的公主则被其父俘获，囚禁于玉湖湖心亭中，每日喂其炒肉干饭，惟独不给水，欲使其渴死以报助夫反父之仇。但公主于夜深时在亭中垂长辮于湖汲水喝之，多日过去，公主花容不改。后隐情暴露，木土司令人剃去其发，公主不几日便惨然渴死于湖心亭，死后亭中长出一棵当地人称为“虑